

cmchao / October 27, 2010 08:06AM

[自己的祭典—小林夜祭](#)

自己的祭典—小林夜祭
文/陳昭宏

四年前，彎彎曲曲爬繞過山路，來到小林村時已經接近黃昏，準備下班離開的校工很熱情的幫我打開平埔文物館，從館內走出來邁步到學校操場，五六個黑黝的小朋友尖叫嬉鬧著，面對我的鏡頭，大方不害羞的湊近，我將相機拿給其中一個小朋友，請他幫我拍張照片，很可愛的他接過相機，竟然是拍起他的同夥們。

很幸運的，我有了好幾張在地觀點的照片，在地小朋友眼中小林村的照片，隔年的夜祭，我找到了一各小林國小的老師，問他認不認得照片中的這幾個小朋友，老師一邊笑一邊數著這些小朋友的名字，也就順道請老師幫我把照片轉交給他們。

一年前，我在台北一邊整理著回鄉入伍的行李，一邊看著新聞報導風災的畫面，一個插播的快訊，小林村恐滅村的跑馬燈，逐漸被我泛著淚水的眼眶給糊了焦距，心裡掛念著那些，那些給我在地觀點的小朋友們，掛念著那些把酒言歡的平埔族親們，新兵訓練是在九月份，第二個禮拜是小林災後第一次的夜祭，許多消息要靠著搶公用電話才可以片斷的得知，一個好友告訴我，他會去參加，一定會跟我說他說看到的，那天晚上，我偷偷的哭了，不知道是因為入伍的不適應，還是惦念著小林。

前幾天，重建站外的走廊逐漸被風雨給佔領，撥了通電話後得知，夜祭今年會照常舉行，老天爺總是要讓大家糾結擔心去期待小林夜祭，但小林人總是會給予最堅韌的鼓舞和決定。

跟著幾個伙伴一樣彎彎繞繞的上山，也加上了許多的顛簸震盪，這是我災後第一次進去甲仙，路旁的山林不是因為天色昏暗消失，而是災後之今陸續的惡劣氣候，抑制他們有節奏的重生，不斷潑打在擋風玻璃的泥濘和雨水，加上手中緊握的那袋檳榔和香菸，真的是風雨生信心，接近五里埔，陸續出現了許多停在路旁的車輛，還有沒有加上門窗的永久屋，廣場布棚和燈光閃爍，這些就是我說的，小林人堅韌的鼓舞。整個山區佈滿風雨，小林人硬是要來點歡樂分享的歌舞。

佇立在泥濘當中的布棚，塞滿了許多人，有穿著傳統服飾的婦女們，有頭髮濕透的工作人員，和幾個興奮的小朋友們，當然少不了背著相機的學生和研究者，我發現沒有半個人急著清洗著身軀衣物上的泥垢，倒是有許多差點滑倒不斷揮手保持平衡後的驚險傻笑。

引領整各祭典開始的立向竹，在幾個長者冒雨行動中開始，短暫的十幾分鐘，男性合作把向竹頂天而立，準備迎接太祖從天來到，吆喝著拿木片和石頭要把立向竹的洞，塞的更緊實，以免天雨造成的土鬆軟讓向竹倒下，細心的小林人在向竹前，佇立了一把黑傘，讓米酒、檳榔、香菸祭祀品不置於淋到雨，祭典當中重要的儀式之一牽曲，還依稀的記得，是風雨強硬的將房屋帶離小林，是泥濘將小林不眨眼的覆蓋住，今天我看到小林人，小林人雙腳堅硬的踏穿泥濘，臨著風雨把向竹頂立，重新恭迎著太祖降臨，重新用勇氣讓周遭的人看見，小林依然有著力氣。

牽曲，在婦女們緊湊的領裝換裝當下準備開始，空出場地，祭拜秉告完太祖，小林人兩兩交錯牽著手圍成圈，踏著熟悉的步伐，在臨時公廨前的布棚下，追尋著屬於自己族群故有的傳統，跟其他平埔部落不同的是，小林的牽曲總是多出許多歡樂和分享喜氣的元素。

記得自己災前參與的小林夜祭，就是如此，被熱情的小林人硬牽著手，踏著生硬陌生的步伐，他們還是用笑容渲染你的陌生，河床邊的廣場，數百個人不知道有幾層圓圈，在歡樂的氣氛下悄悄的參與了夜祭。

廷姨和幾位佈著白髮的長長，口中喃喃吟唱著熟悉的曲調，展開牽曲的儀式，廣場另一端的喇叭，渾厚的傳出先前準備好的牽曲錄音，擁有記憶的長者，攜帶著學習的年輕一輩，緩緩的踏著相同的腳步，

因為風災帶走幾乎全部的老一輩，夜祭前的幾個月開始，小林人四處找尋任何牽曲相關的記錄，用日文、用注音拼譜出牽曲的曲調。並透過數位化加以錄製，縱然會有些許的偏差，縱然會不全然的熟捻，縱然在祭典的當下，每個人都可以自己開口吟唱出全部，但不允許有人用跟過去傳統不一樣的標準來評論，因為這些是小林重建的一部份，這也是背負著傷痛去累積出來的努力，重要的是，這些是小林人自己選擇的生命展現。

今天，臨時公廨前的布棚下，仍然滲透出歡喜，少了公部門和媒體的關注，但是在圍成圈的小林人，手握著身旁的人，眼神注視著面對面的族人，他們在曲調之中，不時穿插著呼喊，規律的向前後退的腳步，不時會沾染泥濘，但沒有

人滑倒更沒有人卻步，太祖的庇佑和團結虔誠的心，把風雨凝結在布棚之外，廣場黃澄的泥濘，佈滿他們的足跡。

一場難得沒有官員致詞，沒有政客拜票的地方活動，一場不是表演觀光化的祭典，一場被風雨吹殘過後，又在風雨中舉行的祭典，一場因為在地人期待傳承且從中獲得勇氣的祭典，在風雨的山區裡，展現著自己。

(作者為旗美社大重建站實習生)
